

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二

宗

國諫以狄伐鄭

補

富辰

請封建子弟疏

上漢文帝

賈誼

諫復封淮南四子

上文帝

賈誼

奏封皇子議

上光武

補

竇融等

論遣諸王就國疏

上章帝

宋意

論封國

上晉武帝

楊珧

論封國世減疏

上後魏孝明帝

張普惠

論樹建藩屏

上隋高祖

補

于宣敏

請罷封建

上唐太宗

李百藥

論封建宗子

上宋仁宗

補

張方平

論教勸宗室

上仁宗

補

張方平

論封太祖後

上哲宗

劉敞

乞立宗子課試法

上神宗

趙彥若

論宗子

上高宗

陳淵

論宜大用宗室

上光宗

補

蔡戡

賢聞樂對

上武帝

補

中山靖王

辭過禮䟽

上章帝

補

東平王蒼

論奏劉愷讓國

上章帝

補

賈逵

求通親親表

上魏明帝

補

曹植

言宗室令時之賢宜擢用

上宋哲宗

補

蘇軾

強宗

諫寵州吁

漢文帝時

石碯

諫吳王書

補

鄒陽

奏吳王書

景帝時

補

枚乘

復上吳王書

景帝時

枚乘

請勿治梁王䟽

上成帝

谷永

論渤海王惲封事

上桓帝

史弼

論魯王不當與太子齊衡

上吳大帝

補

顧譚

論魏王府料物有逾太子

上唐太宗

補

褚遂良

論皇二子禮秩當與潁王差遠

上宋英宗

傅堯俞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昆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宗

諫以狄伐鄭

富辰

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比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奸之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

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
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
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漢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爲兩國立皇子
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爲梁王後徙
代王武爲淮陽王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
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

起奇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古來少有此識見就有此識見未必能寫之筆下明白痛快如此
邊匈奴與疆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冷而繁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

超卓

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螭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

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

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

又一段抽說淮南

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

大經

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

賈誼

文帝八年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
上必將復王之上疏諫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
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
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
胷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
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願留計

奏封皇子議

竇融等

漢光武卽位初大司馬吳漢請封皇子不許
重奏連歲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詔群臣議大
司馬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
鄧禹等奏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

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未長爲後世法故
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
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
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
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
遜抑而未議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
號位以廣藩輔明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
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
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牛告祠宗廟下已使大司空融
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
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
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

論遣諸王就國疏

宋、意

漢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尚書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烏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于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帝納之

論封國

楊、珣

晉武帝咸寧二年衛將軍楊駿建議上奏

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置二軍三千人小國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

論封國世減疏

張普惠

後魏孝明帝時詔訪究屈光祿夫夫右丞張普惠上疏

詩稱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冊
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愆邑
者蓋有之矣未聞父世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
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
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
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踈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
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
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謀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
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
窮其事世變滅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悉

今始列璧豈得混一內分天地也故樂良樂安同蕃
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
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
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
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克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
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
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
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
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
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克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

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
高祖霈然之詔減食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
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
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
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踈之
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審同世奪以此毒天下
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
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
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
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

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乎
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
其寃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
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
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
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
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
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
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
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并

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克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封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示追

論樹建藩屏

于宜敏

齊高祖踐阼命奉車都尉于宜敏撫慰巴蜀及還上疏

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曠諄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夔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踰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支但

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
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
鴻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
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

帝嘉納之

請罷封建

李百藥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帝以周封子弟八百餘
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
宗室獲安封建親賢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荆王元景等又封功臣十四人世襲刺史
禮部侍郎李百藥駁奏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王安上人情之本方
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

歸然命曆有餘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
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
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
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榦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
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
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
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
命上玄飛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
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
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

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問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

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了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
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
千乘之間俱爲萊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
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旣紊斷可知焉鑿船求
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
僱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
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
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
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
凌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狐貍之役女子盡

壘嶠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

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
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已思治豈
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
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
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
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弊布裹身
萊蕪縣長凝塵生甌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摠而
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
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
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威秩遂用玉帛

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東洛相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
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
焚溺掃氛禳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
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
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
弊未盡飭華旣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晉氏失馭寓縣
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
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
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籍外家

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逾
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
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
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
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
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
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舉
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
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蒞蕤帝
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旣擢明經於青紫

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官中暑濕
寢膳或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
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
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
卹竟無一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樂撤篋篋言
必悽動貌成癯瘠公且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陞
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
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
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
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

備蓋肝隔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

論封建宗子

張方平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

臣聞在昔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而後

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爲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其敦叙世族之義則有飲食之禮親睦伯叔之國則有賑贖之賜及其衰也幽王不能燕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頰弁角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毘輔翼獎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孤秦郡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東寇起子立無救四方瓦解遽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踈雜用輕重相權故基祚搖而更安國命絕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

隔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鄧城武若任國
關防禁固才不試展而乃忍死待賊託孤寄命本根
淺弱龜鼎速遷司馬氏近鑒當塗謀安後世配兵諸
子分據要地永嘉之後禍變九作自相屠刈過於血
仇離石嘯亂區域大擾羌胡紛起王制剝盡猶賴藩
戚撫臨方面故大命重集于江左焉中興之後敦峻
干誅皆自上流蹙逼京邑故自晉世逮于宋齊險害
都會必命王室子弟鎮督之于後劉蕭二明昏迷悖
亂忌同好異縱其尋斧枝幹都盡枯枿兀然服肱悉
除但存曾領險慝之人以爲利姦雄之臣以爲福故

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及人道汗禮義傷風
教凶德之大其惟內自誅夷者乎近者唐氏創業亦
多宗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斧鉞往討崑廊謨
謀書勲是旂流於史牒者同姓近屬實繁有徒臣聞
教莫大於親親道莫大於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
踈間親夫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
家德厚流光慶基憑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鞞鞞杖
華旣和樂而且孺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穆宜乎德
教自家而刑國孝悌達于四方者矣至于爵德官才
教勸長善之道臣猶竊歎疑若有未盡至者採其大

要敢僭論焉

論教勸宗室

張方平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

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
商建左右之學周則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
國學之政自王及群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
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悌睦友子愛之道
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
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商刑
名之言不復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

而國子遂廢齒學之禮今諸宮院講說教授之官實
古師友之地且天枝帝胄習見貴驕生于深宮之中
長乎婦人之手甫出就傅性習之始朝廷當爲慎擇
道德之老經術之儒莊介堅質之人純重規矩之士
俾正言日入於其耳善道薰襲於其心使知恭儉之
爲令名嚴畏之爲吉德聳勵之以樂善則有榮賞福
祥之事誠懼之以趨惡則有刑罪禍敗之言善惡之
端實由師友今乃使自薦請即爲除授凡選人充職
一歲乃得改官至有商販初仕輕薄少年率僥倖以
自謀爲進宦之捷徑以備優弄之具曾何誨導之爲

夫食荼蓼者不知薺甘居羸博者必爲齊言紉緞隨
染薰猶易器况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之
情書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
期勢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
其不入於邪動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慎所與朋處者也子曰
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
睦親之宮制度周大前拱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
侯之邸纔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院專寵乎近親未
有能糾合宗族均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

局綱維備矣至于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焉其諸
院講說教授之官臣謂宜擇其學問精博志行端脩
之士定其員數中開廣堂爲之學館凡宮族子弟尊
卑咸會而以齒叙焉晨以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掌
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總攝焉其勤於肄業恭懿莊
儉學藝特優者使之上聞遷其秩祿加之賜賚以旌
之則其不率教者不待罰而憤悱知勸矣鏘如冠珮
雖居象魏之間洋然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亦美哉
故爲國以禮動人以行王化之大者貴游公卿之子
弟州鄉庠塾之士人莫不上靡德音下脩志業四方

風動其教不肅而成矣振振公族咸如麟趾之時
絲葛藟更茂本依之庇可爲德化之徵邦家之光也

論封太祖後

劉攽

宋哲宗時同知太常禮院劉攽奏

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爲王以光大成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論恭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雖爲兄弟相傳譬猶商之諸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

厚流光舉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毀之稱列聖繼統丕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重不可與此同議又諸侯不得祖天子今封王當自爲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臣以謂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帥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文王造周爲大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之世崇厚如祖之子

當必異於繼體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德芳二人
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與周漢等
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藝祖巍巍之慶陛下烝烝
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臣以愚戇待罪禮官知陛下
推崇藝祖願聖慮超越非群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
使其大義可以講說爲萬世法故敢冒進瞽言伏望
少加采擇臣無任戰栗之至

乞立宗子課試法

趙彥若

宋神宗元豐元年知宗正丞趙彥若上奏

臣伏見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身之令及熙寧初始

命宗子出補外官分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至公盛德之事祖宗所未嘗有至陛下已自得之加以聖澤涵育宗英衆多當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意建白所職請廣選舉以協隨時之義少佐當宁勤求之意而牽常抱俗取適目前則素餐竊位於何塞責昔漢之取人不限踈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爲舉首雖或繼周而下去古已久未可以論當世然取其稍近古者或可施行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

屬籍而不豫薦士在於聖時竊恐臣之本職有所未
稱謂宜具爲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爲
課試法每過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
頗示優異著爲格令俾其競勸賢戚並用紀綱四方
何獨樸樸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
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
分當裁損必無缺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
四海爲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
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

論宗子

陳淵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用宗子奏

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況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爲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若親戚爲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爲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爲私後世不以爲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庇本根強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強旣與

吾爲敵國而吾之親戚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啻
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爲吾援壯竊異
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蕝而難制也
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親屬之在東都者箝捲而
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
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又皆踈屬卑秩不近畿甸幸
而獲免亦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係圖而
上之引還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
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
兵之職若以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

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
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
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
不敢肆矣昔仁宗朝富弼在樞府仁宗詔弼專管北
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
所以強本枝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
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
未聞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
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爲夷狄之所
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

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之耀
海內而亦不得爲無人矣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罹害
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
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
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
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論宜大用宗室

蔡戡

宋光宗時蔡戡上奏

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之國五十有三文
昭武穆皆爲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爲名卿才大夫大

者制禮作樂濟時太平小者勲在王室藏之盟府周
之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良有以也在漢則有朱虛之
忠河間之賢沛獻之謹節東平之好善在唐則有孝
恭却敵之功道宗方面之畧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
章顯顯爲世豪英者不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爲
長久豈非得周家強本支之道而然與暨我國家源
深流長子孫蕃衍盛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聚之京
師其惇叙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高爵
重祿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懷才抱藝卓爾不羣者不
得施用終亦汨沒而無聞熙寧二年始詔易以外官

許之應舉故人人自奮爭效所長百年之間外而爲
監司守臣內而爲侍從卿監蓋不乏人然亦未聞傑
然立事建功垂於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
室之進身有三曰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
以右選之職處以員外之任故已置之不用之域矣
任子之法旣與庶姓同進士之科特與庶姓異蓋繇
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
無能者或濫進用之有限則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
所以優異宗室亦所當然而於搜羅人才有所未盡
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寧法行之初宗室

子弟去官掖而親州縣之勞捨膏粱而爲文墨之習
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不優取之
旣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宜也自衣
冠南渡以來流落異方攻苦食淡與寒士角其間種
學績文砥節礪行者不爲無人然而人情易怠曰如
是而可以應舉得官蓋亦足矣故所學者不過如是
雖有文章足以代王言終不得一登詞掖雖有才學
足以斷國論終不能一履政塗唯人懷自棄之心蓋
有必棄之理存焉臣竊謂祖宗之成法宗室之異恩
固不可革不若設爲兩科而並行之願與庶姓混考

者許其自陳試賦於漕司則遵任子之例春試禮闈
則用庶姓之法在選中者以師儒之職優之取之既
與庶姓同用之不可與進士異有華國之文則使居
臺閣之職有經世之才則使膺廟堂之選不必限其
所到之地庶幾真賢實能不致棄遺中人常材不失
仕進豈特親親用賢之道一舉而兩得抑亦成周強
本支崇屏翰之意也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之七國行事欲稍
侵削數奏暴過惡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
發中山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
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

此六朝文之遺也
臣聞悲者不可爲繁歎思者不可爲嘆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

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勿眇之聲不

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吮漂山聚蟲成蠹朋黨執虎

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

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此等文字不在叙其情而紛驚逢羅

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明月曜夜蟲此等文字不在叙其情而蠹

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

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
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
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廣郤骨肉
冰釋斯伯竒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
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未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
疾首臣之謂也

勝又具以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辭過禮疏

東平王蒼

漢章帝建初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

卷之十二
答之其後諸王入官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
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既辭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
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
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譙見輒興席改容中官親拜事
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
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

帝省奏嘆息愈衰
貴焉

論奏劉愷讓國

賈逵

漢章帝時劉愷以當襲父職爵讓與弟憲遁
逃避封久之章和中右司奏請絕愷國肅宗
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和
帝永元十一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
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

劉般嗣子愷表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常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鄱侯鄧彪並以高行累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

和帝純之

求通親親表

魏明帝太和五年植求通親親上表

曹植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浹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

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鋼明特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金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

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
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
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
駟馬承車越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
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
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
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
所與陳發義無所於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
嘆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若
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
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閼友于
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
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
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
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
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

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之

言宗室令時之賢宜擢用

蘇軾

宋哲宗元祐七年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蘇軾

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

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
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
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
大聳動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令時事親篤孝內行
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更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
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
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
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
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
遂以賢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

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諫寵州吁

石碣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眈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諫吳王書

鄒陽

文帝時吳王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事吳王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斥言故借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全是戰國文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城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

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叙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雖使梁并淮陽之

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

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

何王之門不可或長裕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肯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也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

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出士絃服叢臺

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

可家也陳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義不得

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

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

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名爲諱吳多是淺漢陰計深割嬰兒王之壤

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

此書生筆吳楚

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奏吳王書

枚乘

景帝時，乘初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謀爲逆，也。乘奏書諫之。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戈，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
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

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

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復上吳王書

枚乘

景第時御史大夫晁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向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上書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于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

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寔富于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于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連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蒲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囹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于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谷 永

請勿治梁王疏

成帝時谷永上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

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
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獄
亡益於治道汗穢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
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庭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
足以厚聘美女致招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
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始非
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

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効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論渤海王悝封事

史弼

漢桓帝弟渤海王悝素性險辟僭倣多不法
所懼其驕暴爲亂乃上封事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肆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悖

愾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惺
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傲愾之心
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
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
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
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
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
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
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
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

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
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懼竟坐逆謀貶爲

陶王

論魯王不當與太子齊衡

顧譚

吳大帝赤烏中顧譚拜太常是時魯王霸有
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
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
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
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
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

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益辨上下之儀陳人覘之戒
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
太子而便魯王也

論魏王府料物有逾太子

褚遂良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
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諫

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尚崇
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
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
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
超越嫡子止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

親者踈常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
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
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誨無容靜默
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
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言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
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
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官室複道彌望積財鉅巨萬
計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
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
旣新出閣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旣敦

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
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

納其言

論皇二子禮秩當與穎王差遠

傳堯俞

宋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傳堯俞上奏

臣伏聞以疏而謀親者忠蔽于慈愛緣始而圖遠者
言近乎迂濶惟推心于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
念則迂有可察臣所以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於事始
者也然詞畧則在理難悉語深則于事非便輒陳梗
槩惟陛下思之臣竊念古先哲王總攬天下其臨斷

萬務則罔或不周及于父子之間鮮克無悔豈非愛
牽于內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皇第二子開國東陽
位與潁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
閣封王具存故事又其天資信厚久炙聖訓友于雍
睦固異于人臣獨恐異時年各長成左右使令迭至
毀譽歲月寢久或有可念夫有始有卒蓋聖人難之
陛下學通古今當爲萬世垂法臣謂宜及潁等幼少
便爲節制待潁以下恩意禮秩當與潁王差遠使限
隔無可陵之勢則社稷無疆之福昔者但告外廷臣
不敢遽獻愚瞽今輒復諫露者望陛下默留聖意